

第二章 朝議（二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高坐在龍椅之上的皇帝，看著下方臣子們的表演，唇角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，揮揮手讓辛其物退了回去，輕聲說道：“諸位都以為辛其物比較合適？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臣子們齊齊躬身及地，尾音拖得老長，太息以示尊敬。

那位提議範閑出使北齊的樞密院參議秦恒，有些意外地看了陛下一眼，趕緊把眼光縮了回去，此時群臣一致認為範閑不適宜作使節，估計陛下也會改變心意吧。

“朕，倒與諸位卿家看法有些不同。”

殿上馬上變得安靜了下來，隻聽著慶國皇帝清淡的聲音在宮中回蕩著：“所謂聖不琢不成器，範閑當日殿前風姿，諸君想必也還記得清楚，雖說是位文臣，但也曾有過牛攔街手屠刺客之勇，如此佳才，又豈能總在太常寺、太學院這些清靜衙門裏打混著。”

聽到此處，眾人才明白皇帝陛下竟是早有了主意，隻是不明白為何陛下非要讓範閑去北齊。

皇帝淡淡看了群臣一眼，繼續說道：“曆練不足，故而要多加曆練。朕看範閑行，這差事就交給他去辦吧。”

天子說行，那就一定行。

群臣不敢多言，隻是林若誨與範建的臉上都多出了幾絲憂色，他們倒不會刻意掩藏這一點，身為人翁人父，有此反應是自然之事，如果要假裝出興高采烈，吾皇英明。反而會讓陛下和群臣看輕了。

“範建。”皇帝看著戶部侍郎，微微皺了皺眉。

“臣在。”

範建聽到自己的名字，微微一震，趕緊出列。

皇帝輕聲說道：“朕要你的兒子擔這個差事，你有沒有什麼想法？”

範建沉默了少許，馬上便醒了過來，微笑應道：“臣不敢有想法。”

“是不敢還是沒有？”

“是不敢。”

“如果你敢，你會怎麼想？”

宮殿之外風雪交加，殿內溫暖如春，卻因為君臣間她這幾句對話使得與室外一般凜然了。與範建交好的官員們不禁暗中著急。心想司南伯大人，今日為何殿前應對如此亂了分寸。

片刻之後，隻聽見範建輕聲回答陛下的話：“臣與犬子分開十六年，如今隻是相逢數月，便又要分離，不免有些不忍。”

這不忍二字輕輕回蕩在宮殿之中。不知道會落入誰的耳中。

皇帝微微一笑。知道對方是說給自己聽的，隻是這個從小一路長大的夥伴，其實並不明白自己派範閑出使北齊的真正用意，看來...還是隻有陳萍萍最明白自己啊。

“不過數月，春中去，秋初回，又有甚不忍的？”

皇帝不待範建再說話。微笑擺手，宣了旨意：“戶部尚書年老病弱。已休養多時，宣旨慰諭。戶部左侍郎範建遞補尚書一職。”

朝臣並無異議，範建早就在戶部一手遮天，隻不過一直沒有扶正了，有些一肚子壞水的大官忍不住心裏嘀咕，心想範侍郎才將自家的柳氏扶了正，這皇帝就將他扶了正，若侍郎大人早知如此，會不會許多年前就將柳氏扶正再說？

當然，眾官心裏都以為，這是陛下對於先前令範閑出使北齊的一手補償。

範建知道此事再無可能轉還處，麵色寧靜，上都叩首謝恩。皇帝又轉向林若甫處，微笑說道：“宰相大人，令愛新嫁，朕便將範閑支使出去，你可想說些什麼？”

宰相林若甫苦笑著出列一禮，慶國的君相之間看似融洽，但事實上君權威嚴，沒有一個人敢於嚐試稍加撩拔，先前他對於範建的行動就有些不解，此時陛下問到自己頭上來，他自然不敢有二話，沉穩應道：“範閑正是該磨練磨練。”

...

朝會之後，皇帝陛下心情似乎好了些，乘著輿駕回了後宮。大臣們沿著直道向高高的宮牆外行去，紛紛向範建道喜，恭賀他出任戶部尚書一職，從此以後，可以明正言順地掌握慶國的一應變財之物。

禮部尚書郭攸之打趣說道：“範大人，從今以後，老夫們的俸銀得從您手上領了，可別克摳得太厲害。”

範建啞嘴一笑，搖頭道：“郭大人愛說頑笑話。”範閑整了郭保坤幾次，但是朝堂之上，這兩位大人之間，倒像是好無芥蒂一般。

往外走著，林若甫輕輕咳了一聲，走上前來，群臣向宰相行禮，知道他一定有些話要和自己的親家講，所以散開了些。林若甫輕聲說道：“範大人，陛下為何執意讓範閑出使北齊？”

二人如今已是親家關係，自然虛套就少了一些，範建苦笑道：“下官確實不知，或許...真是想讓犬子磨礪礪？”他嘴上這般說著，心裏卻知道，一定是那個該死的跛子在背後做了什麼手腳，不過轉念一想，範閑暫時離京，湊開太子與二皇子的拉攏，等到大皇子領軍回京之後再看，或也是個不錯的選擇。

林若甫似乎同時想到了這點，不過他有更深的一層疑慮，似乎陛下對於自己的這位“愛婿”似乎關切得有些太多了，難道真是僅僅因為晨兒的緣故？

宰相大人搖搖頭，微笑對親家說道：“大寶最近一直在山上，勞煩範大人了。”

“哪裏話？”範建笑道：“都是一家人了。再過一個月，春暖花開之時，出使北齊的使團就要離京，到時候我會讓婉兒常回相府看看。”

“是啊，最近這些天大寶也不在府裏，常覺府中冷清。”林若甫若有所感。歎息了一聲，“範大人若有空暇時，不妨也多來我府上走動走動。”

“相爺有命，豈敢不從？”範建微笑道

又是僻靜無人老地方，又是兩輛馬車，又是那兩個站在範閑身後十幾年的半老不老陰謀家，依然各自躲在自家的馬車裏說話。

“我說過、我不希望他和監察院扯上關係！”剛剛升為戶部尚書的範建，聲音似乎一點喜悅都沒有，冷淡至極。

對麵馬車裏的陳萍萍嘶著聲音低笑了兩聲。說道：“出使北齊，和我這個破院子可沒有什麼關係。”

範建忍不住掀起馬車側簾，冷聲道：“沒關係？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麼。肖恩如今在你手裏，你想殺就殺了，何苦讓他去搏這個名聲？肖恩是什麼樣的人，你我都應該清楚。”

“我沒有忘記，你手中也有屁下的一部分力量，相信就算院子裏也有你的人。”陳萍萍依然低沉地笑道，笑聲裏似乎有一咱很陰戾的味道。

“你我私下見面，恐怕陛下也會不喜歡。至於肖恩。殺不殺得了都無所謂，我榨了他二十年骨髓。留不下什麼了。而且北齊的年輕皇帝，也不見得有咱們主子這般大海胸懷。敢不敢用前魏的密諜首領，還要另一說。至於範閑此次出使北齊，真的是皇上的意思，範大人也清楚，如果讓那孩子留在京裏，天天被太子和二皇子拉扯著，將來隻怕會惹出極大的麻煩。”

範建一下子安靜了，知道這是一個很致命的問題，絕對不能允許範閑參合到皇室爭奪繼承權的爭鬥之中。他將車

壁的側簾放下，閉目靠在軟墊上，仍然不能放心那個自己看顧了十幾年的孩子，與監察院這些恐怖的機構發生任何關係。

似乎猜到他在想什麼，陳萍萍冷冷說道：“陛下既然都同意了這個安排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沒有人看見範建的唇角綻起一絲冷笑，他淡淡開口說道：“言冰雲你們院裏怎麼配合他？”

“自然有人接手。”

“不要派些庸才！”

陳萍萍微笑道：“或許你也該出些力了。要知道上次東夷城派人入宮刺殺了長公主的宮女，葉重一直疑心是院裏做的，風聲現在也傳到了信陽，所以我這邊有些不方便。”

範建心頭微微一動

蒼山之上，積雪深厚，遠處溫泉處隱有白霧升騰，那些不停舞動的丹頂鶴卻不知道去了何處。範閑細細看了一遍父親與王啟年寄來的信件，然後用手一搓，又搓成了粉末一般，隨手扔出了窗外。

窗外雪景極美，大寶和範思轍正在堆雪人，一個大胖子一個小胖子吵個不停，也隻有在這種時候，範思轍才會顯現出一些小孩子的正常模樣，而不再像一個酸腐至極的帳房先生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想到這些天雪大難行，但京裏的澹泊書局依然派人將帳目送入山中，那位七葉掌櫃還真是很忠於職守。書局的生意如今好得出奇，京中幾家分店因為《半閑齋詩集》的推出，也牢牢地站穩了腳根，而鄰郡裏的幾家澹泊書局分號，也開始回帳了。

範思轍昨天晚上清點帳目，看見那兩萬三千兩銀子的淨入後，眼睛都有些赤紅，一個勁地勸說自己趕緊將石頭記的後十回存稿放出來。範閑卻不會答應他，這寫詩就惹了這麼多事，如果讓人知道石頭記也是自家寫的，誰知道還會鬧出什麼風波。

長公主回信陽了，但朝中依然有她的勢力，關鍵是不知道與她同聲共氣的，究竟是太子，還是那位自己一直未曾見過麵的二皇子呢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